

石耕文集

九

宋拓耕文集卷之九

子肖父論

古今於子之無忝所生者概稱曰肖吾謂子當論賢不賢不當論肖不肖夫肖亦何常之有哉鏡之肖物也肖其面目肖其衣冠肖其語言動止此肖之常也而其資之愚賢不能肖也其德之厚薄不能肖也其品之清濁不能肖也其才之短長不能肖也此不肖之常也有時側睨於旁身與鏡若不相向而精神依然已之精神

氣象依然已之氣象雖鏡不能曲盡毫髮而約略不失其為人此
不肖而肖猶之常也有時仰覆其鏡軒輊僅尺寸之間而乾坤若
有倒置之形冠履若有顛連之狀其人之所顛倒者幾何而不料
鏡之流失至此此肖而不肖始變而不得為常也然則士之子恆
為士農之子恆為農此肖之常者庶人之子為公卿公卿之子為
庶人此不肖之常者古今如是此者比比不足言也幸而世載其
德萃嶽鍾川降之奇而性情豈必一致出處豈必同塗使父為稷

契之勲而子為箕山之節父為龍比之烈而子為柳下之和雖其
志事不侔其人皆足以千古此不必肖而有深於肖者存焉而不
然者名父之後難為子有時人霄壤而所業則同浸假父有起衰
八代之文而其子金根車可改矣浸假父有闕與破秦之將略而
其子以四十萬眾坑矣彼非不名魏科而身專閭也猶幸奢與退
之之賢萬不至為二子所累世間敗類之人其父之美處不思而
倒行逆施反取其迹之近似者曰吾父常為之一若庭訓如是者

宋文卷九

史直翁相業盡掩於其子彌遠之奸且負惡名於當代而其位則
俱極人臣古今如此者豈少哉此肖而不如其不肖其變甚于一
鏡之所為顛倒也悲夫

教官論

事有前世帝王之所重後世視之甚輕後世待之之實固輕而按其名又甚重其名雖是其實大非浸淫至於今朝不啻國家之旒黻焉如郡縣之有學官是夫古之帝王知天下之治亂在人才故激勵師儒之道無不至與以廣儲一世之才知人才之盛衰在學校故其所建之師儒無非責以明體達用之學使學校粲然可觀知學校之興替在教官故其君與其子弟皆有不敢菲薄師儒之

心為官者得從容以自効三代不待言即宋明猶存此意也今之
世則不然辟雍鐘鼓之陳既國家之故事先聖先師之廣設又學
者之美觀而所謂教官者一大成之廟祝朝廷皆取功名不就聞
葺癯老之人充之權既輕而俸又薄平居枯坐冷飣有事供上官
之唱諾縱能厚自振刷朝廷亦萬無嘉擢之期即千萬有一擢皆
奴事上官而僅升半秩其上官既鄙夷弟子員益從而笑侮之彼
自顧衰廢亦不敢一伸眉談及古者師道之事如此則教官一聖

世頑鈍之夫已耳何足言官然其始猶略存體統也降至今日司
鐸之權多納臂之子其人年少不材一切夤緣至此毋論造就他
人之不足彼且以鱸堂有蠅利凡事盡可降心非特為上官之奴
隸已也充其所為同物同志抑且為州縣之爪牙並且為胥斗之
朋友昆弟皆不以自羞即其間一二讀書尚氣節者見舉世之教
官盡如此不靡然從之亦廢任之學校之污久矣三代創學之帝
王與先師先聖之靈必有在天震怒者人材安得生而天下安得

不日壞嗟乎近世以來公卿皆八股出身彼但快已之得志一時也烏知古今之治體唯國初顧炎武憤學校之日非其論學官至以三品大臣處之聞者或以炎武之言為過然吾謂後之有天下者苟無意人才之事即學校並可不留苟虛慕學校之形即教官亦可不立而不然者學校八股當有一廢之時學校斷無可廢學校既難廢人主苟不掃而更張之使天下治亂根本所繫之學校官長如國家之旒黻焉欲望人才之有濟於時而其治之庶幾近古也不亦難哉不亦難哉

岳忠武論

世人見江南秦氏稍於振於檜事好為恐詞怪哉夫金禍亦乾坤
莫大之痛矣為宋君臣苟非枕戈嘗膽思務虜廷而盡殲其眾皆
非人也而況義勇如飛志事垂就無罪無辜戮以媚冠上帝猶震
悼之萬世愚夫婦猶欲起賊臣而剛之此亦極忠奸之大較矣而
讀書之子有異論吾不知其何心也一則曰飛勝欽宗還置高宗
於何地檜殺飛無功于宋有功于高說宗夫高宗豈不知欽之庸

庸萬無衛成明英之事縱使金破之後欽高操戈俱斃國亂頻仍
不猶愈於二帝俱死虜中為宋大辱是陷高宗為太祖太宗天下
萬世之罪人者檜也尚得云功哉一則曰不和議韋氏難還高宗
母子之情可諒檜將順高宗而殺飛夫金人破我宗社屠我民人
擄我君父固亦極乾坤之冤憤此時高宗寤暇計母子情夫為天
下者不顧家漢高之翁媼不終死也縱使和議成而徽欽俱返猶
不足贖殺飛之愆况置君父而言一女子又以此為檜寬耶一則

惑於洪适容齋之說謂當時諸將之於金皆小勝而大敗遂曰飛
力不足支金一若檜班師策之上者夫郾城之役虜人鼠泣豪傑
爭起應飛勢不難一舉埽北庭適當和議後憤國家之日蹙故云
然耳夫成旅之眾靡鬲之忠尚能滅鼻涎而成中興之烈况如飛
者奈何不信史而信野乘耶一則因高宗厭用兵謂飛不死天下
事紛紜未已且附會無稽之果報曰檜之和議能救無限生靈一
若後之享其陰德者夫河北父老子弟皆感飛願爭先死敵即萬

世下凡有血氣之倫生中國者無不願投袂起佐之亦不甘受辱
小朝廷夫古今爭國家大事豈論慈悲之時使上帝而以順夷狄
為檜功是夫子之麟經意過也烏知當時三字獄直埽萬古乾坤
之色非止壞萬里長城生靈誰復德此耶今飛忠孝義勇揭日月
于千秋之上而檜受萬世誅奸惡報亦史策所無檜鬼有知必有
千萬恨于地下者縱使子孫即為帝王亦不能洗滌惡名禁天下
人之不溺其面聖如禹而鯀自凶而况遙遙千載上帝所視如糞

士之科第與是檜非檜不可知之子孫得因此而曲宥乎嗟乎名義至重鬼神難誣世人好為異論如此毋怪乎多附會和議之臣毒天下而以為行善事是皆學檜之徒也

朱

子

春

九

1

人

秦始皇論

自古開創之君未有不為子孫長久之計唯秦之得天下也甚悖
其為後世計也亦甚奇六國既夷始皇視天下若一家之物深思
極慮唯儒與書為可憂決然焚之坑之而不疑者非激於當時之
訕也誠畏之也自七雄之世日尋干戈天下紛紜之秋也皆有一
二智謀之士主之然後可以快其君之所欲為彼其士之有智謀
能操縱人國而為世主深憚者皆儒衣儒冠稱誦詩書以售其小

策

文

卷

七

可霸大可王之說也六國之未折於秦也魯連之徒號曰先生掉

其舌以却秦軍遂阻天下帝秦之舉蘇秦之徒揣摩陰符日以謀

秦為事遂約縱而擯秦信陵君之徒賓客爭獻兵書遂揮五國之

師以迫秦於函谷凡此皆儒與書之足以禍秦而秦所切齒拊膺

食不下咽者也即秦鯨吞之力何非一二智謀之士使然商君建

其法于前范雎蔡澤張儀騁其策于後李斯佐命于今乃得以區

區之秦併強侯而混寓夏天下已定始皇念儒衣儒冠稱誦詩書